

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
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倾力合作

《小别离》作者鲁引弓全新力作
写给大转型时代里挣扎及奋斗的每个人

ONE WAY

转身就走

鲁引弓

著



/ 传统产业的剧烈阵痛

/ 新兴经济的汹涌澎湃

/ 告别过去，果决上阵

/ 一首治愈心灵的小暖曲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转身就走

鲁引弓

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转身就走 / 鲁引弓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 1

ISBN 978-7-5360-8237-3

I. ①转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1903号

本小说版权归鲁强(笔名鲁引弓)所有,如未经许可使用作品
中的内容和元素,将受到法律追究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策划编辑: 程士庆

责任编辑: 陈宾杰 杨淳子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介 | SUIE
设计 | DESIGN

书 名 转身就走

ZHUAN SHEN JIU ZOU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
印 张 16 1插页

字 数 230,000字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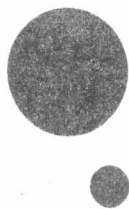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Contents

录 转 身 就 走



开篇 / 001

还是开篇 / 004

1. 绝版之夜 / 007

2. 暗涌 / 011

3. 对他说 / 015

4. 女神驾到 / 024

5. 一囧到底 / 034

6. 娘要嫁人 / 042

7. 上天保佑老实人 / 050

8. 转岗 / 056

9. 一地凌乱 / 062

10. 老爸在犯愁 / 066

11. 老妈在倒逼 / 073

12. 今夜谁相信眼泪 / 077

13. 豁出去 / 083

14. 龙猫家的猫 / 086

15. 宅男的援手 / 091

16. 森女风吹起来 / 098

17. 网上没人不信我是酷女孩 /

103

18. 绝好猛料 / 115

19. 直播 / 123
20. 老妈的“喜宴” / 127
21. 不如转身 / 132
22. 抱歉，本人不露真容 / 135
23. 我的名字叫“红” / 141
24. 狗血的爱情 / 143
25. 在网上我们成了陌生人 / 147
26. 岳野，你“肿么”了 / 149
27. 隔空对撩 / 155
28. 算盘作响 / 163
29. 这个弹幕有毒 / 170
30. 捆绑的动力 / 177
31. 我的AB角 / 180
32. 合伙人 / 189
33. 底牌 / 197
34. 爱与骗的边缘 / 206
35. 想对他说“STOP” / 211
36. 波澜 / 220
37. 家庭会议 / 228
38. 老妈转身回来 / 231
39. 几近穿帮 / 236
40. 我的返场 / 244
41. 走与回 / 247

开篇

过了明天，就是新年了，妈蛋，又一年要过去了。

迎着岁末的北风，一早我就奔往报业大楼上班。

大楼门前，大红灯笼高悬，是迎接新年的喜气。巨大的落地玻璃门上，映着我步履匆匆的身影、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我叫郁欢，女生，高个，素面，大众脸，戴眼镜，大学毕业后，供职《城市晨报》，至今5年，小编。

不起眼的小编。

在报社，所有人都叫我“郁郁”。

郁郁。

这无法叫响的发音，却般配我沉闷的面容，还有内向的个性。

可不是吗，与“郁郁”相连的，难道不是“寡欢”吗？

当然，我知道那些人只是随口叫叫而已，他们哪会想得这么多，如果想得到，他们没准就叫我“欢欢”了。

那么，他们干吗不叫我“欢欢”呢？人不顺溜的时候，心里就会被这些东西暗示出“命数”来，尤其是在饭碗飘摇的如今。

是的，我眼下不顺。

我做梦都没想到，在我工作到这第5个年头，这饭碗、这纸媒、这当年好不容易考来的营生，突然就衰了。

我不说你都懂，全世界都明白，这是因为互联网的冲击。

半年前，报业集团党委会迫于纸媒营收断崖式下滑的窘境，做出明年1月1日起关停旗下都市报《城市晨报》的决定。我们彻底蒙了。

这可是我们的饭碗哪。

哦，还不只是饭碗！

还有每个人自进报社上班第一天起，就被教诲的“阵地”“情怀”“担当”和各种自我价值认定的东西。

而如今，说没就没了，都办了30年了，说阵地的，人去哪儿了。

这狗日的互联网。

各种茫然、发愁，一万点暴击心头。随后，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，那些能干的、有门路的同事，像一只只机警的鸟雀，以各种理由飞离《城市晨报》。

他们还要人命地留下了各色鸡汤文——“告别纸媒，转场人生”，激起了微信朋友圈的一片唏嘘，也激起了集团大BOSS蒋峰的火线告诫：“舆论阵地战况最复杂、最激烈的时刻，你们怎么可以做逃兵？”

头儿们多虑了，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做不了逃兵的。

作为庸常的大多数，你说我们一下子能去哪儿？你说哪儿。

更何况，还有像我师兄龙加加这样有新闻理想的激情报人，铁心要“陪一张报纸到它的曲终，陪读者到天荒地老”（本报青年才俊、颜值男神、新闻部主任龙加加原话）。

所以，在这即将散伙的地方，我们留守阵地，或惶恐，或由命，或悲壮，或迎风而立，勉力支撑，一张报纸的尾声。

而如今，一晃眼，这半年的时间也将终结。今天已是我们坚持办报的最后一天。

所以，今天一早，我就赶来上班，原来也没想特意这样，但最后一班，不知怎么地，一起床，心不由自主似的。

至于接下去，明天的明天，我们这些人的“然后”呢？

目前还不太清楚。我们清楚的只有自己的意愿：就把自己交给报业集团来安排了，反正它得管我们。

它得管我们，虽然可能管不到太好。因为谁都知道，在集团还留

存的那几份媒体及行政部门、经营部门里，如今都已人满为患，甚至连新闻网站，如今都已沦为苦于支撑的传统媒体了……

但它得管我们。

这言语、画风，是不是有点像 18 年前那些面临下岗的国企工人？当时他们在接受正当红的我们《城市晨报》采访时，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：厂里得管我们。

嗯。只是，只要经历过，你就知道，这可能会吃土。

谁不知道啊，但心里还是这样想着得有人对我们负责。像我这样泯然众人、无资本无资色无资历但已明白搵食不易的女生，还能怎么想？

也可能，这就是人与产业的宿命。

我爸郁中道就说过这一点，人这一生，搞不好都得碰上一次产业转型的突然袭击。

下岗、转岗、转场，蒙圈。

从曾经的纺织、制造、零售到地产，轮到现在的传统媒体。

从我们的爸妈，轮到我们。

还是开篇

我走进办公室，坐进自己的格子工位，与那些神情黯然的同事一起，进入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。

这多半会是日后无法忘怀的场景：

人人埋首于电脑前，做各自最后一篇稿子、最后一个版面，键盘声此起彼落，“噼噼啪啪”，声音强劲，像是同心协力地遮掩彼此嘴边的长吁短叹。

办公室里暗涌伤感。

这一如原先的预想。

而我，从中午起却突然兴奋起来。

别以为我火速找到了下家。哪有啊。

心情有变，是因为中午我去楼下取快递时，看见我的头儿龙加加主任坐在走廊西侧会客区的沙发上，盯着个手机在发愣。我头脑一热，走过去，豁出去，向他表达了一个愿望：

“加加主任，今晚能带我参与一次头版的值班吗？”

他抬头瞅着我，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有惊异和怜悯。

我解释，今晚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，你就带我一次吧。

他有些脸红了，又好像瞬息恍悟，并因此感动，嚅嗫道：“哦，郁郁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我一阵惊喜，说：“那晚上见哦。”

“好的。”他眼圈都红了。他别转视线，看了一眼落地窗外那株怒放的蜡梅，说：“郁郁，你这都感动到我了，好的好的，你晚上来吧，咱一起给晨报最后的版面送行。”

我知道，他理解我的意思可能与我的本意离题万里。

讲真，我可从没那种浪漫的悲壮调性。这一点是我跟他的区别。

但我还是挺开心。

结果这开心，在接下来的一个下午，病魔上身，漫成我心里大片阳光面积，甚至让我无暇顾及四周那一大片茫然的眼神，以及从今往后飘摇的饭碗。

我只想着今晚了。

今晚，本报青年才俊、颜值担当、都市新闻部主任龙加加，将带我值班头版，“大夜班”！

坐在角落里，我心里的兴奋像漾开来的水波，与一屋子的感伤氛围明显违和，并且也与我平日里的实在风格相去甚远。

都要停刊了，该用心的，不是这个。这我知道。

但谁让我是女生，本质感性，并且突然间好像看明白这点：像我这样到哪儿都是垫底的女生，长忧短虑实属徒劳，哪怕这里不关门，在这里混下去，跟被安排去别的地方混又能有多少差别，所以还能怎么样呢？都犯愁大半年了，终到临头，就乐着点儿吧，毕竟，在散伙之前，还能了个愿，跟着他去值一次“大夜班”。

“大夜班”。

知道吗，这“大夜班”本来就是执念已久的心结。

其实，它是报社的一项排班制：

各位部主任每个季度轮流两周协助总编辑总值班，即“大夜班”，坐到灯火彻夜通明的夜编室里，负责对各版面的终审把关和头版的编辑工作。

轮值“大夜班”的每位部主任，一般都会从自己部门里挑选一位编辑跟班，打打下手，而轮到我们都市新闻部主任龙加加的日子里，他选过我们部的李健刚、卓娜、陈云莲、君君，甚至与我同年工作的宋笑咪、王蝶都先后跟班……而我还没有过。

没人相信我会在意这个，甚至在等这个。

因为这说不上是什么美差，也不代表等级。

但我在想：我差了吗，加加主任？

我承认，在美女、才女、作女云集的办公室里，我像一粒微尘，泯然众人，但说到我每天码的这些字、编的这些版，也同样这么没存在感了？

一个人在意什么，是因为缺什么。

一个人等什么事太久，往往会生出执念、不服、自尊。

不知道他有没看见我对此的哀愁？

而我知道自己一直在等他那声招呼：“哎，郁郁，今晚帮个忙好吗？”

可是一直到报纸都要关门了，我都没等到。

所以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中午的时候我豁出去，直接讨了。

虽然这不是我的风格，但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过期不补。还永远没得补了。

从这个角度，它才是我的绝唱，而不是报纸本身。

现在我讨到了，所以好像对自己松了一口气。我想，幸好今夜他轮值“大夜班”哪。

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

一整个下午，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轻颤。

像我这样默默无闻、少言内向的小编，这里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1. 绝版之夜

晚上7点，我拿着笔和水杯，乘电梯到21楼，去夜编室。

这个时间点，夜班还没开始，走廊一片空静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冬夜的高空、灿若繁星的城市灯火。不时有烟花在城市四处升腾，辉映着临近新年的灰红天际。

那种灰红色，像一场大戏开场前的深沉幕色，有些许瑰丽，是不是要下雪了？天气预报说今夜是要下雪的。

我停下脚步，贴着玻璃，看巨幅的夜景。那辽阔的低矮云层、城市灯火、流动车流，让人心生恍惚，好像隔着茫茫人海、空间，瞬息不知自己在哪里，将去哪里？

也确实，明天以后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站在这21层楼里了。会在哪里，会怎么想今晚？

我来得有点早。还要再过两小时，那些夜班编辑、主任、值班总编才会从各自的办公室冒出头来，会聚到这里，进入采编流水线最后的环节：终审、拼版、签发、付印……忙个不迭，人声鼎沸中，一直到深夜两点。

晨报30年，夜夜如此，只是今晚是这流水线的绝版。

我沿着走廊往前走，夜编室在朝东的尽头，此刻，从它敞开着的大门里涌出来的灯光，像一片白茫茫的雾气，在略暗的走廊里“嗡嗡”

轻鸣。

我走进这片白光，站在门口望进去，偌大的夜编室里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前，此刻只坐着一个人。墙上宽屏电视机里正在播放《新闻联播》。

坐着的那个人，是他。他已经在了。与我想的一样。

与你想的也一定一样，是龙加加。

他清秀的侧影在日光灯下，像蒙着一圈光晕，映着我心里因朝思暮想而生的暖意。

这个时候，我向你承认得了，我是他的迷妹，不管他心里是否知道这点，我都向你认了。

认就认了吧，反正没别人知道，反正明天起他与我都不会在这里干活了，他也不再是我的头儿了，所以，不管了，我向你认了。这样，这故事才能讲下去。

龙加加在低头看版面。

趁他转过脸来跟我打招呼之前，我简介一下。

他是我的同门师兄，比我大3岁。大三那年，我来《城市晨报》实习时，他就像一道阳光落在我心里。

也因为这道阳光，大学毕业时，我心有温热，选择报社而放弃了已考取的海关。我妈赵淑娇和我的同学们普遍认定我犯傻。他们说，哎哟，看不出你的个性竟会是想当记者，海关公务员多好啊，稳定哪。

而我却像逐光的小飞虫进入报社。

但别以为我会跟他表达。

不敢，不好意思，不会主动。

而且，也不可以。

因为我来报社上班的第一天，就悲催地发现：与一年前来实习时不一样了，这一年里他已有女朋友了，是经济部漂亮的财经记者童瑶，长相酷似 Angelababy。

当然，这很正常。像他这样自带发光源的男生，如果他想，一分钟都不会是单身狗。

他跟童瑶恋爱也很正常。

当他们俩站在一起时，靓帅到可以为报社代言，让我等只有低到地面的服帖。

所以我想得通。

我还想得通的是，如我这般不起眼的女生，与这样的人相遇，最好的喜欢，就是暗恋。

想得通，但我还是会悲哀。

因为我悲哀地发现，他依然像阳光一样，每天不可阻挡地进入我的视线，让我微微目眩、心痛。

妈蛋啊，我这辈子算是完蛋了。

确实很完蛋，哪怕去年春天童瑶突然甩了加加并离职远去，我留意着他的伤心透顶，但还是没走近去试他一下：哎，咱们混混可以吗？

试探一下，会死吗？

会。

因为不敢，自卑，感觉不可能。

是的，他已不是6年前那个带我实习、可以对他半真半假开玩笑的萌帅师兄了，最近这两年他因业绩优秀，已被报社提拔，荣升为我们部的主任。是我的头儿哪。

所以，不敢。还怕死心，比如像宋笑咪、苗田靓那样的遭遇。

事实上，在他失恋空仓的这一年里，办公室里迷妹一片，尤其，据说宋笑咪、苗田靓还真倒追了一下下，他温婉以拒，表示想以事业为重，不想谈了。而八卦的说法则是，童瑶伤他太深，他还没走出来……

所以，我不敢，怕真死心。

但，情绪上仍会在乎，视线里仍想遇见，心里仍有难却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，为什么我对“大夜班”有心结。

这就是一个人的暗恋。

暗恋，比较安全。

安全在于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否则，我还不死定了吗，这么近的距离，知道了就死翘了。

权当审美吧。我对自己说，那些叫胡歌、宋仲基“老公”的迷妹们，不也如此嘛。

可能，与她们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每天近在咫尺，我得不时按捺住自己对自己的暗示，“都喜欢他6年了，表达一下，会死吗？这么没用”。

虽然我知道其实我不会敢的，但幻想，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埋怨、暗示，还是会不时涌上心来，隐隐作痛。

这种纠结反复，没什么不好理解，一个人，哪怕理智上再想得明白别人对你可能无感，但心里还会有蠢动，这是不服气，即使生如凤姐，也会妄想：假如自己豁出去，问他可不可以，万一呢，万一他有感了呢，这样的事身边也多着呢，要不怎么说女追男隔层纱呢。

这么说，倒跟今天中午向他讨“大夜班”有点一样了。

嗯？

哪会一样。

2. 暗涌

现在，龙加加转过脸来，对我笑道：“哎，郁郁，这么早就来了。”

他穿着火红色嵌黑线条的棒针衫，灰色外套搭在椅背上，那张好看的脸庞被衬得熠熠生辉。

我低头，转开视线，就像转开自己的依恋。这是必需的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把持住，否则心乱了还怎么干今晚的活呢。

我看着桌上摊着的那几张大样，说：“嗯。”

他指着左手旁的一张椅子，让我坐到他的身边。他又指着右手边的另一张椅子，告诉我，这是晨报总编赵清坐的。

我坐下来，感觉这红毛衣就像身边的一团火。

他把桌上的版样纸推向我，说：“要不这几个版你先看起来。”

嗯。我低头看，是总编办统筹的一组策划报道，将统领明天报纸的前十个版，这组报道的总题目是——《那些年，我们在一起》，以深沉的情感化叙事方式，全面盘点晨报这30年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组报道和举办过的各种大型为民服务活动，以此向读者道别。

我问龙加加，看错别字吗？

他咧嘴笑道：“呵，不只是错别字，重点是标题，《那些年，我们在一起》，太平铺直叙了，想想办法看，换一个更出情出彩的。”

我低头看这主标题，确实是平了点，怎么改呢？而耳畔他在说：“哎，郁郁，说真的，你今天真感动到我了，很感动。”

我没心跳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思维在哪个路子上。

他说：“我之前可没看出来，你这么安静的人，还这么性情中人，对晨报这么有感情，感动到我了。”

我嘟哝道：“哪有啊，只是想跟你上一次夜班，你还没找过我呢。”

我抬头瞅了他一眼。

他脸上掠过诧异和更为感动的神情，说：“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上夜班呢，这儿的大夜班像打乱仗，又是在头儿眼皮底下干活，你一直是安安静静的，我还怕你嫌麻烦呢……”

我说：“哪有啊，我也希望跟你多学点呀，像宋笑咪、王蝶她们一样。”

不知这话里有没有半真半假的醋劲。但愿有。

果然他笑了，脸上局促了一下，说：“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帮手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错过了今晚，那就一辈子没机会了。”

我知道他不会明白这话里的意思。

他眼里有温柔。他向我轻摇了一下头，告诉我，今晚是特别有意义的，最后一期哪。

像是在宽慰我，这“最后一次”绝对抵以前的若干。

他哄人的样子，让我心里有暖。我就问：“加哥，以后你去哪儿？你有没有听说集团安排你去哪儿？”

加加笑笑，说：“集团是有方案的，但现在还不能细说，集团之所以至今尚未透露晨报人员的重新安置方案，是怕影响我们最后这个阶段的办报情绪，怕出差错。我估计新年一开年，安置方案就会公布的。你问我会去哪儿呢，怎么说呢，我还是想继续做媒体，《城市晨报》纸质版虽然没了，但我们的公众号还在呀。经过这30年，‘城市晨报’已不仅是一张报纸，还是一个品牌哪，如果纸质晨报停刊，连同‘晨报’这品牌一并消失，那也太可惜了。郁郁，重新打造一个品牌哪有这么容易，所以，我愿意做‘城市晨报’新媒体产品，比如公众号，让它在互联网上延续下去，如果再有机会，我还想做‘城市晨报’APP。”

他向我眨了眨眼睛，低声说：“集团老大设想成立一个特别的新媒